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

陈思和◎主编

新人文主义思潮

——白璧德在中国

段怀清◎编
汤一介◎序



Irving Babbitt

欧文·白璧德

白璧德（1865—1933），美国批评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代表作有《卢梭与浪漫主义》等。他认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过于强调“物的原则”而损害了人文艺术的“人的原则”。因此，他主张应回到人的本源立场上来，崇尚人的道德想象和人文理性，反对功利主义的审美观。白璧德曾教授过梅光迪、汤用彤、吴宓、梁实秋等中国学生，他的思想通过《学衡》传入中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界、文学界产生过一定影响。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

陈思和◎主编

新人文主义思潮 ——白璧德在中国

段怀清◎编 汤一介◎序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人文主义思潮：白璧德在中国 / 段怀清编.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 5
(世纪的回响 / 陈思和主编)

ISBN 978 - 7 - 81132 - 587 - 4

I. 新… II. 段… III. ①白璧德, I. (1865 ~ 1933) —思想评论②白璧德, I. (1865 ~ 1933) —影响—思想史—中国—近代. IV. B712. 59 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6236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 政 编 码	330046
网 址	www. juacp. com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照 排	腾莺图文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79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2 - 587 - 4
定 价	29.00 元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出版序

陈思和

《世纪的回响》丛书共编过三辑，每辑十种。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编成。列名主编的是李子云、赵长天和我，但主要是李子云老师策划的。当时出版界已经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纯文学的著述难以正常出版。李老师负责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的工作，她想学习巴金先生在30年代主编《文学丛刊》的榜样，编辑一套大型的文学丛书，系统介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这个想法大约是得到了巴金和王元化（他们都挂名为这个基金会的法人代表和会长、副会长等职）等前辈的支持，我记得“世纪的回响”五个字是巴金先生颤抖的题词，而王元化先生还亲自提议并且找人编辑了诗人辛劳的创作集。具体的过程我记不清了，最初李老师与我讨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正准备出国，她要我推荐两个年轻人来帮她做些具体的编辑事务。我就建议她找复旦的郜元宝和华师大的杨扬，那时他们俩还都是副教授，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杨扬的积极性似乎更高一些，他为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出了不少的力。前两辑编得很顺利，由珠海出版社于1997年和1999年先后出版。第一辑为“创作卷”，第二辑为“批评卷”，每辑十种，作者都是过去文学史著作里不怎么提到的作家和批评家。“创作卷”有许地山、废名、凌叔华、卞之琳、吴组缃、冯至、穆旦、芦焚、丽尼和辛劳；“批评卷”有周作人、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叶公超、李健吾、梁宗岱、朱光潜、李长之和路翎。编者大多是复旦、华师大的青年学者与一些还在读书或者刚刚毕业的博士生，也有个别年纪较大的研究者参与了工作。这两辑的作者名单是怎么定的我不了解，如果我参加了意见的话，也许“批评卷”里会有唐湜、常风两位的文集。我回想一下自己当时的行踪，1995年底到1996年上半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其后有两次去瑞典和台湾，到1998年下半年我又去了韩国首尔大学半年，总之，是不怎么在上海。等我回来可以安心做一些事的时候，那两辑书已经顺利出版了。

丛书的前两辑有过不少好评，第一辑出版后不久又重印了一次，正面的评价也不少。出版社方面很高兴，有一次总编还特地来上海请了两桌酒席。本来出版社还想把它作为重点图书去参加评奖，但后来发生了一点问题，因为那些作品都是从原著中找来的，作品的语言还保留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语言习惯，现在看来就有些不规范，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曾经想按照现在流行的规范修改，但李子云老师坚决不同意，要求原汁原味地保留当时作家的语言习惯。这样一来，历史原貌是保留

下来了,但却因此无法参加全国性评奖,据说按照现在的出版规定来衡量,这套丛书的“语言错误”超过了万分之三的标准。但是因祸得福,这套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它保持了历史原样,这一点,对研究者对读者都是弥足珍贵的。不过这套书在出版过程中也出过一些纰漏,最有意思的是,设计封面的是一位当时颇有名气的年轻人,他在电脑里找作者照片时,竟忘记了吴组缃的名字,只记住了一个发音“缃”,在电脑里找来找去找出一张吕叔湘的照片就放上去了。等到书印出来了才被人发现,于是出版社只好返工,重印封面,大约是赔了一些钱的。这本有吕叔湘头像的错本,我还保存着。

接下来可以说到丛书的第三辑了。前两辑出版的成功,使李老师和出版社都有了信心,于是开始商量编辑第三辑。因为前两辑分别是“创作卷”和“批评卷”,有人建议第三辑可以编一套翻译卷,出版翻译家的作品。但也有不同的意见。当时我建议李子云老师,是否可以改变一个思路,不编翻译家文集,而从五四以来对中国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中选出十位,编一套他们对中国的影响的文集,这样可能更加有意思一些。这个建议马上就得到了李子云、赵长天两位的赞同。李老师请示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也很支持,还介绍了黑格尔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认为从来没有人注意过,如果能编成一卷也是很有价值的。但我们周围没有人对黑格尔在中国的历史有研究,几经商量后,决定了这样一批选题:《尼采在中国》《易卜生在中国》《弗洛伊德在中国》《托尔斯泰在中国》《泰戈尔在中国》《达尔文在中国》《杜威在中国》《罗素在中国》《克鲁泡特金在中国》《白璧德在中国》。总选题为《世纪的回响》第三辑“外来思潮卷”。这套书的规模相当壮观,在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系统的专题性资料汇编。每一卷都不仅包括外国思想家或者作家在中国被翻译介绍的原始材料,还收集被研究、被阐释、其思想观点在中国被应用的材料。我们所约的每卷编者都是对某个领域素有研究的学者,因此,第三辑的编辑工作还是很顺利,大约一年以后大部分都已经如期交稿了。

这一辑的审阅工作我稍微多负一点责任。一来是丛书的前两辑我基本没有参与,都是李子云、赵长天两位在工作,我虽列名为主编,心里很歉疚;二来这个选题也是我的一个未了的心愿。二十多年前,我刚毕业留校,中文系安排我担任贾植芳先生的助手,协助他主持的一个国家“六五”社科规划项目中的子项目:《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资料汇编》。这项工作进行了近三年的时间,在贾植芳先生的指导下,我和其他同事一起收集整理了近二百万字的原始资料,还编写了六万多字的大事记。这项研究工作打开了我的学术视野,过去我们研究现代文学,一般都局限在国内的视野,尤其是批判了胡风的新文学移植论以后,除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外,很少有人把中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放在整个世界文学格局里加以考察。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方法兴起,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的关注热点,贾先生开风气之先,着手研

究和编辑这一领域的大型资料,是非常有眼光的工作。可惜资料汇编完成后,出版方面受到了阻碍。我们的构思过于宏大,内容也过于丰富,反倒成为出版的一个经济负担。这过程中换了几家出版社,每家都说是好书,有价值,诚诚恳恳地接受以后,就放在那里没有声息了。几经催问都不得要领,最后等着我们主动取回了事。这套资料汇编一直放到2004年,为了给贾先生庆祝九十大寿的生日,经过大量的删除后,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印了出来,书名改为《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1898—1937)》,分上下册,百万字。原稿被删除了一半以上,被删除的部分,除了大事记以外,主要是涉及具体外国思想家或作家对中国的影响的部分。这部书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证明了这个选题在今天依然是学术界的一个空白,有着大量的市场需要。

我现在要说的是,《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正是在贾先生主编的那本资料汇编还没有出版音信的时候,着手策划编辑的。我协助贾先生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有了这一领域的基本知识和视野。中国的现代文学其实是在呼应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中开始起飞的,晚清开始,中国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枪炮侵略和心理屈辱的同时,开始思考现代化的问题,逐步确立了世界性的视野和观念。而这一新的信念的确立,正是以推崇西方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为标志的。我们从鲁迅推崇赫胥黎《天演论》到信仰进化论,从苏曼殊钟情于拜伦、雪莱的浪漫主义,从梁启超大力介绍西方英雄传记等言论里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中国学生在西方留学,受到西方著名人士的影响而终身不改其志的例子很多,胡适一生追随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徐志摩追随罗素、崇拜泰戈尔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巴金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信仰,梅光迪、吴宓、梁实秋们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宣传他们的老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都可以成为中西思想关系史上的佳话。还有,在五卅时期西方著名学者来华的讲学,如杜威、罗素等人在中国的讲演,都像龙卷风似的激起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巨浪。我们今天只有正视这一切,才能够比较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五四新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能够比较贴切地理解现代文学的真实面目。

可是,仍然是好事多磨,就在第三辑丛书编完交付之际,出版社方面又出了状况。先是那位很有事业心的总编突然病倒,后来好像是出版社经营上发生了问题,拖了几年,书都已经排好了清样,做好了光盘,几经校对,该做的一切都做了,就是没有顺利出版。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当年支持这项工作的前辈巴金先生、元化先生都先后作古,李子云老师也卸下了文学基金会的工作重担。这期间我与其他人也都做过努力,促使这套书尽快问世,但好像有其中的一本印出来了,其他九本依然杳无音信。在这种情况下,这套丛书的编者之一,同济大学的孙宜学教授慨然出面周旋,联系了江西高校出版社,并且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他们不愿看到这套有价值的丛书长期搁置于生命的临界点上不能焕发生命活力,也希望在新世纪的文化发展与学术发展中,继续能够听到上一世纪文学传统的薪火传承和大潮回响。经过几方面的协商,我们现在顺利将《世纪的回响》第三辑“外来思

潮卷”交给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体例格式等一律沿袭原来的模式。在这里,我不仅要向慷慨支持我们的江西高校出版社,也要向所有为这套丛书出版作过努力的朋友们,表示我的衷心的感谢。

这套丛书与《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可以配套。《汇编》从整体出发,着眼于介绍大的思潮流派;这套丛书从具体人物着手,一人一本,深入而系统。两者搭配,正好是一个理想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基础性资料库。前几年,我曾经在北大—复旦比较文学高级论坛上介绍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时候,有人问到这个研究领域有没有参考资料和教材,我的回答是,教材目前有过几种,但真正的有参考价值并可供阅读研究的原始资料,却很少。现在《汇编》与这套《世纪的回响》相继出版,可以说填补了一大块学术的空白点。新材料必然会推动新的学术研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给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带来新的成果。

《世纪的回响》原来就有钱谷融先生写的序在上,但因为换了新的出版社,有些事情需要向编者、读者和朋友们有所交代,于是再作如上的补充,是为序。

2009年2月9日写于香港岭南校园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90个年头，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90年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我们中国又是个文明古国，从《诗经》算起，我们的文学已经有三千年的光辉历史，90年的成就，决不能与三千年相提并论。可是，就在这短短的90年中，我们却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即使站在屈原、杜甫、曹雪芹等中国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里也无愧色的人物。世界各国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周围，在这位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下，往往会同时出现各种各样的作家群体。尽管他们的才能有高下，成就有大小；就创作风格而论，也既有与这位大作家相近似的，也有与这位大作家显然异趋的。在他们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就像我们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因为有了鲁迅，就使文学的天空，一时显得群星璀璨，光辉夺目。至今回顾起来，犹令人不胜神往。

当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繁荣昌盛的局面，总是难以长盛不衰的。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兴旺景象，后来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消歇了。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由于整个时代环境的种种特殊条件，这种兴旺景象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前，始终未能重新出现。但是，认真严肃的作家，应该是代不乏人、始终存在的。因而值得一读的、能够传之久远的好作品，相信总也是不绝如缕，不会长久中断的；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暂时隐没无闻，不为人所知，有待于热心人的发现，甚至得花些力气去进行发掘罢了。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情形，一些原来相当受人欢迎、而且确实值得一读的作品，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忽然销声匿迹，不再出现了。遂使一大批比作品晚出世的年轻人，就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作品的存在。大家只要回头想一想，在新时期到来之前，像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不是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吗？

新中国成立前，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评论等文学的各个门类，从1935年12月到1949年4月止，历时14年之久，一共出了十集，每集十六本，总计一百六十一本（其中有一集十七本），共收入八十六位作家的作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极其深远。巴金在《文学丛刊》第一集出版时所写的《编者的话》中说：“我们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就是说，这套丛书惟一依靠的是作品本身的价值，而话又说得很谦虚。



事实上这些作品出版以后,备受读者的欢迎,都是一版再版,最多的重印达十几次之多,最少的也都印了三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品解放以后都没有能够重印,遂使一大批作品连同它们作者的名字(特别是一些不属于左翼的作家)渐渐地被人们忘怀了。至于一些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大学文科学生),则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些作品和作家的存在。一部现代文学史显得异常纯正而又单薄,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从国民教育方面着眼,也使广大人民失去了许多可以吸取的有益的精神营养。这是很不明智的。

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对将近90年的现代文学的历史,作一次巡视的回顾,将一些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甚至有意加以排斥的作品,只要它们艺术上有特色、内容又确有可取之处,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具有学术价值的文艺评论,收集起来,以丛书的形式,按类分辑加以出版。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加以重印的作品,都是能够风行天下、传之久远的精品杰作。一部作品能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爱好,除了取决于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质量以外,还有种种其他因素,甚至一些偶然出现的特殊机缘,也会严重影响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命运。就说读者的审美心理吧,也从来就不是稳定不变的,它常常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左右和制约。譬如社会风气,时代好尚等等。上面所说的一些作品之所以会在过去受到冷落或排挤,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在当时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家的公认,人们对之常是或褒或贬,毁誉不一的。即使是他们死后,虽已盖棺,围绕他们的争论仍未止息,他们的声誉地位,仍会有或升或降,忽沉忽浮的变动。往往要经过时间老人上百年的淘洗、鉴别,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才会逐渐牢固地确立起来。当然,进行筛选和淘洗,首先必须让人能够更多地阅读和了解那一时代的作家作品,但有些作品现已难找到,即使是一些开始受到重视的作家的某些方面也往往受到忽视。这种状况造成客观评价的障碍,因而我们将一些有创作个性而即将湮没的作家和一些知名作家被人忽视的作品编选出版。我们不敢说我们的艺术眼光是最可靠的,但我们至少知道作家与作品是各种各样的,读者的兴趣爱好也是各种各样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艺术上还是采取宽容态度为好,应该容许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存在。我们决不因为自己喜欢玫瑰花,就反对人们去喜欢紫罗兰。我们只坚持一点,我们向读者推荐的,都是我们认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或在某一时期曾发生过较大影响,反映了某种创作思潮或思想观点,或者对于某位作家来说,它们代表了他创作风格的不同侧面,我们决不敢把一些艺术的赝品来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我们的目的除了认为应该给曾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作过贡献的一些作家作品,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以充实、丰富现代文学史的原有面貌,同时也可以使青年作家在创作时有所取资与借鉴,进一步促进我们创作的繁荣。再说,这些作品既是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上、从人民的生活中、心灵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它们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国民的素质方面一定能够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时时给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好一些。

《新人文主义思潮——白璧德在中国》序

汤一介

白璧德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是20世纪现代保守主义的核心。他认为,16世纪以来,培根创造的科学主义发展成为视人为物、泯灭人性、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18世纪卢梭提倡的泛情主义演变为放纵不羁的浪漫主义和不加选择的人道主义。这两种倾向蔓延扩张使人类愈来愈失去自制能力和精神中心,只知追求物欲而无暇顾及内心道德修养。长此以往,“人类将自真正文明,下坠于机械的野蛮”。为战胜“科学主义”导致的功利物欲,新人文主义强调人类社会除“物质之律”外,更重要的是“人事之律”。这种“人事之律”为人类长期历史经验和智慧锤炼积淀而成,是一种超越的人性的表征。白璧德认为,人类须常以超越日常生活之上之完善之观念自律。为抑制不加规范、任性纵欲的卢梭式的感情主义,新人文主义强调实行“人文教育,即教人以所以为人之道”,这种教育“不必复古,而当求真正之新;不必谨守成说,恪遵前例,但当问吾说之是否合乎经验及事实。不必强立宗教,以为统一归纳之术,但当使凡人皆知为人之正道;仍当行个人主义,但当纠正之,改良之,使其完美无疵。”由于白璧德用以规范人性的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普遍性永恒价值,因此,能从世界文化汇通的高度来讨论传统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尤能互为表里,形成我们可谓之集成的智慧的东西。”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应该说是由在美国哈佛大学受教于他的学生们带进中国的。这一批学者如梅光迪、吴宓等为宣扬新人文主义精神,在回到中国后,于1922年创办了《学衡》杂志,到1933年共出版了79期,最后停刊。《学衡》诸人是很自觉地将新人文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梅光迪明确指出:“在许多基本观念及见解上,美国的人文主义运动乃是中国人文主义运动的思想泉源与动力。”

18世纪末、19世纪初,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出现在西方。正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不同反应构成了这种一分为三的局面,这种分野一直继续到今天。20世纪初勃兴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世界文化思潮紧相交织,成为20世纪文化对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出现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这样的三位一体。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尊崇马克思,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找到了杜威、罗素,以《学衡》杂志为代表的现代保守主义者则服膺新人文主义宗师白璧德。他们考虑和企图解决的问题大体相同(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引介西方,如何建设新文化等),而又都同样带着中国文化启蒙的特色。总之,在五卅新文化运动前前后后,保守派、激进派和自由派都在思考着同

样的问题,具有共同的特点。实际上三派共同构成了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启蒙。当然这三派又各有特点,它们在推进中国文化的前进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激进主义派在文化转型时期一定阶段往往起着打破已僵化的旧传统,开创文化发展新局面的作用;自由主义派则可为文化的发展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思考层面,保证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方向;而保守主义派则可以起着使传统不至于断绝,使民族文化传统得以继往开来的可能。学衡派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学衡杂志简章》中说:该杂志的宗旨是“论究学衡,阐真真理,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这说明“学衡派”诸学者之治学与守旧之国粹派十分不同。

“学衡派”到1933年因《学衡》杂志停刊实已解体,自此以后白璧德也很少有人提及。但该学派之新人文主义精神则在中国学术界仍有着广泛影响。直到本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因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而引起对“学衡派”的注意,这样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又受到重视。



目 录

- 1/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出版序 陈思和
5/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
7/ 《新人文主义思潮——白璧德在中国》序 汤一介

第一辑 中国学者怎样走近白璧德

- 3/ 《吴宓日记》摘抄
7/ 《吴宓自编年谱》摘抄(P177—178)
8/ 悼白璧德先生
10/ 缅怀一个人之师表 梅光迪(英文原文) 周俐玲译

第二辑 白璧德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 19/ 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 胡先骕译
25/ 葛兰坚论新 吴 宓 陈训慈译
36/ 白璧德之人文主义 马西尔著 吴 宓译
46/ 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 吴 宓译
58/ 白璧德释人文主义 徐震堉译
68/ 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 吴 宓译
80/ 白璧德论班达与法国思想 素 痴译
84/ 白璧德论今后诗之趋势
87/ 白璧德论卢梭与宗教
95/ 穆尔论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之文学
97/ 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 梁实秋

第三辑 在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旗帜下

- 105/ 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 梅光迪

- 110/ 文学研究法 吴 宓
114/ 论中国近世之病源 柳诒徵
120/ 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 梅光迪
124/ 说今日教育之危机 胡先骕
129/ 现今西洋人文主义 梅光迪
133/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 梁实秋
145/ 现代文学的任务 梁实秋
149/ 《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序 梁实秋

第四辑 新文学与白璧德有关的几次论争

- 153/ 覲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 胡 适
154/ 新大陆之笔墨官司 胡 适
158/ 估《学衡》 鲁 迅
160/ 卢梭和胃口 鲁 迅
162/ 翻译说明就算答辩 郁达夫
169/ 关于卢骚 郁达夫
171/ 冷静的头脑
——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 冯乃超
181/ 什么是“健康”与“尊严”？
——“新月的态度”底批评 彭 康

187/ 附录一：欧文·白璧德其人 P. E. 穆尔著 周俐玲译
196/ 附录二：两种人道主义者：培根与卢梭 欧文·白璧德著 段怀清译
208/ 附录三：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 (英)T. S. 艾略特著 李赋宁译
216/ 附录四：关于人文主义重新考虑后的意见 (英)T. S. 艾略特著 李赋宁译
226/ 附录五：学习吴宓先生的《文学与人生》课程讲授提纲后的体会 李赋宁
231/ 附录六：本书主要人名、概念中英文译法对照表
234/ 附录七：本书尚未收入的欧文·白璧德在中国主要译介及批评文选
(1919—1999)
235/ 后记 段怀清

第一辑

中国学者怎样走近白璧德

《吴宓日记》摘抄

1918年

9月24日(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校中派 Prof. I. Babbitt^① 为予之 Adviser, 从予之请也。

是日拟定功课单, 往见各教员, 一一求其允许签押。奔走终朝, 颇费周折。有再四磋商, 乃允予上此课者。幸得梅君介绍, 乃皆得如愿。……

予今兹所取, 多文学, 力取高深, 实亦非难, 但将来恐甚忙碌耳。各课开列如下:

(1) Rousseau and His Influence(Comp. Lit. 9. Prof. Babbitt),

……

9月25日

雨。是日上课, Babbitt 先生因病未到。

9月26日

雨。Prof. Bliss Perry 将以公务他去。Lyric Poetry 一科, 改于第二学期始授。故即拟上 Babbitt 先生之 Comp. Lit. 22. Literary Criticism since the 16th Century 一课, 以此补缺云。……

1919年

7月14日

午饭时, 赴巴师^② Prof. Babbitt 宅, 约定会晤时间。

晚八时, 偕陈寅恪君及锡予同往, 巴师与其夫人陪坐。谈至11时半始归。巴师述其往日为学之阅历, 又与陈君究论佛理。夫人则以葡萄露及糕点进, 以助清谈云。

7月24日(民国八年)

自入夏校以来, 学课而外, 则读 Paul E. More 先生之 Shelburne Essays. 凡九册, 是日全毕, 获益无限。此君为巴师至友, 在今日美国, 并为学德山斗。其书卷卷皆至理名言, 精思藻采。兹惟记其之裨益于宓身心者一二则于此。

……吾年来受学于巴师, 读西国名贤之书, 又与陈梅诸君追从请益, 乃于学问稍窥门径, 方知中西古今, 皆可一贯。天理人情, 更无异样也。

① Irving Babbitt 欧文·白璧德(1865—1933), 美国评论家、教师, 新人文主义批评运动的领袖。就学于哈佛大学和巴黎大学, 自1894年即在哈佛大学教法语和比较文学, 直至去世。

② 即白璧德教授, 作者当时译为巴比妥(今译白璧德)。

9月18日

上午,张君鑫海来,宓等导示一切,并为觅定寓所。清华后来诸级游美学生,其研习文学者,仅有楼光来及张鑫海^①二人。今春正二月以来,二君屡来函,究问文学一道,宓告以种种。二君得读巴师等之书,极道向慕,遂转学哈佛。楼君以尚未毕业,须留原校,故张君独先至。此间习文史哲理者,渐增多矣。

9月19日

林君玉堂^②偕其夫人,自中国来,亦转习文学。昨晚抵此。其夫人略患微恙,故是日仅见林君。林君人极聪明,惟沉溺于白话文学一流,未能为同志也。

9月23日

晨谒巴师,商定功课。巴师谈及国事,谓“以目前情势,英法日三国,实瓜分中国,迫不及待。不知中国士大夫 the Educated Class 将何以自处。岂皆先家而后国,营私而忘公,懵然而坐听之耶”?

11月13日

来美之时,本以习报业为志,既到此以后,乃知报业专以营业图利为之旨,故巴师及陈君寅恪等,均深鄙报业之一途,而劝宓专学文学,以“评文者”Critic 自期。

1920年

正月19日(民国九年)

晚,听巴师在 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 演讲。讲题为 Literature & the Discipline of Ideas.

3月4日(民国九年)

上课如恒。午,谒巴师,告以已就事,拟明年即返国等情。巴师谈及国事,以诸多大义重责见。又有云:“吾恐君返国就职之日,薪资将需由日本人手中领取矣。”……

3月31日(民国九年)

巴师之课,须作长篇论文,限4月1日缴入。宓虽已久事读书簋才,准备两月,然尚未动笔。自今日起,乃实行撰稿,题为 Rousseau & Robespierre,长八九千字。至4月9日,全篇作成,复以打字机印之,凡三十四页。卒于4月14日,实获缴卷。

4月19日

……中国学生,从巴师受学者,悉能洞明巴师讲学之旨意,深致尊崇。又皆聪

① 张鑫海(1898—),后改名歆海,字叔明,浙江海宁人。清华学校1918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教授,光华大学副校长。1928年起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欧美司司长,驻葡萄牙、波兰、捷克公使。

② 林玉堂(1895—1976),后改名语堂,字或堂,福建龙溪(今龙海)人。上海圣约翰大学大学毕业后,任清华学校教员。1919年入哈佛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语言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论语》半月刊主编。1936年赴美国任教,并从事写作。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文学组组长。1954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1966年去台湾。1976年病逝于香港。